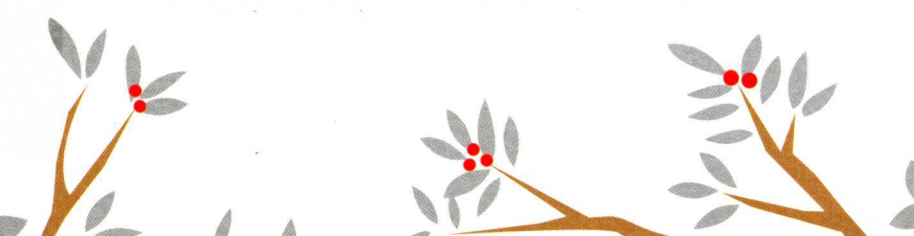


与绝迹之鸟的
短暂邂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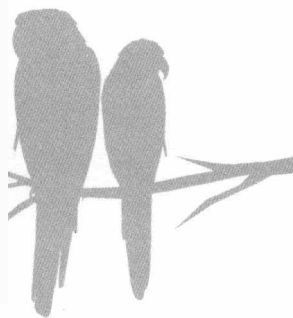
本·方登



Ben Fountain
Brief Encounters with Che Guevara

与绝迹之鸟的 短暂邂逅

〔美〕本·方登 著 徐佳雨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与绝迹之鸟的短暂邂逅 / (美) 本·方登著 ; 徐佳雨译. 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7.10
书名原文: Brief Encounters with Che Guevara
ISBN 978-7-5442-5813-5

I. ①与… II. ①本… ②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452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7-125

BRIEF ENCOUNTERS WITH CHE GUEVARA

By Ben Fountain

Copyright © 2006 by Ben Fountain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(2017)

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与绝迹之鸟的短暂邂逅

〔美〕本·方登 著

徐佳雨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强 梓
装帧设计 李照祥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200千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813-5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Contents
目 录

- 1 良人难寻
- 35 中部山脉近乎绝迹之鸟
- 67 海地之梦
- 87 亚洲虎
- 121 博奇与可卡因
- 151 狮口
- 187 十一指狂想曲
- 215 与切·格瓦拉的不期而遇

良人难寻

午夜过后，飞机终于卷着烟尘降落在机场跑道上。C-130 客机发出的龙卷风般的轰鸣，恰似梅丽莎此刻的心情。接机亲属沿着栏杆一字排开，发出一阵欢呼，小孩子们穿着睡衣和邋遢的卡通拖鞋，母亲们在这闷热的大厅里强打着精神，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妆容和头发，一边安抚着烦躁不安的小孩。飞机降落前他们就已经在停车场煎熬了好几个小时，听着禁止入内的航站楼里一遍又一遍地广播：延误、延误、延误，直到梅丽莎恨不得用牙咬开铁丝网。她已经八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了。身处后方的每分每秒对这位年轻的妻子来说都是煎熬，和身处前线相差无几。他们甚至瞒着其他人又额外留了十周，这是极高的荣誉，其他部队三月份撤回来时，队长这样对她说，你应该感到骄傲。骄傲，没错，如果她能吧克林顿这个逃兵役的混蛋钉到墙上，她一定备感骄傲。但你能怎么办？绿色贝雷帽博物馆的 T 恤上写着，特种兵的妻子是军中最艰难的职业。她认为自己感到了骄傲，或者终将感到骄傲，只要他回到自己身边。哪怕身边精英环绕，德克也能让自己脱颖而出，他的法语和克里奥尔语讲得又快又流畅，这为他赢得了在“海地假期”中执行额外任务的机会。这项柏油娃娃般的任务就是世人所谓的“支持民主行动”。

乖乖宝贝，她在最后一封信里写道，等你回来我要把你干到昏过去！梅丽莎才二十四岁，新婚燕尔十五个月，他的突然离去仿佛切下了她的胳膊一般——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觉得身体缺少了一部分，本该被丈夫抚摸的肌肤不断发痒、刺痛。每一个在心里偷偷扒光了她的，或者真的扒光过她的男人都不得不承认，她这样的身材保持独身真是暴殄天物：柔软高耸的胸部，像小男孩一样结实的屁股，可以将高尔夫球反弹出去的小腹，娇小的体型配上漂亮的桃心脸和层层叠叠的栗色大波浪长发。但她的聪明敏锐和交友广泛也没法帮她摆脱德克走后一连串的恐慌，她害怕欲望会像引擎一样拽得她身不由己。一个月前，她和朋友出去喝酒，遇到了一个让她蠢蠢欲动的男人。他比她年长，长相英俊，下巴方得像鞋盒，肌肉将衬衫撑得紧绷绷的。他叫詹姆斯，是个退伍伞兵，也执行过特种作战部队的任务，现在为国防部干私活。仅仅是他靠近时身上的热度，以及两人胳膊和腿部时不时地碰撞，就惹得她浑身发麻，有一种巴甫洛夫式的荷尔蒙冲动。那次见面后他们又约午饭，之后保持着工作时友好的电话问候，随后就直接快进到了欢乐时光^①后，她的下身紧贴着他的粉红色“巡洋舰”，他的舌头在她口中甜蜜而柔软地挤压着。

他的汽车警报器突然响起，将她一下子拽回现实。她泪流满面地开车回家，咒骂着不在身边的德克，同时思索着，古往今来，那些忠诚、隐忍的妻子们是怎么做到的？等待十字军东征归来，等待世界大战结束，更不用提无数的捕鲸远航、丛林探险和极地远征了，还有那些漫无目的只是想去看看的远行。詹姆斯锲而不舍地打电话，她只能不停地冲凉水澡和自慰，直到队长从布拉格打来电话，告诉她德克要回家

①酒吧饮品的减价时段。

了，今天，现在，预计抵达时间二十二点。直到看到他从飞机上走下来，她才真正相信这是真的。他的袖子整齐地卷到手肘上方，贝雷帽牢牢地戴在头上，歪向一侧，他的头高高昂起，像一头威风凛凛的公鹿。周围的空气凝重得仿佛有人离世一般，积郁多时的悲伤突然爆发——她不得不靠在栏杆上等待世界停止旋转，心头的哽咽不断冲击着喉咙。随后她抬起头，跟着人群一起欢呼起来。

他们以前住在营地外的房车里，只有拖挂，在一条沙土路的尽头，周围是长满了松树和枫树的树林，穿过树林就是费耶特维尔，或按照梅丽莎小时候的叫法来说，费耶特南。他们的房子离州际公路有四十英里。由于军事基地的巨大消费能力，这里的夜总会与色情酒吧比全美国任何一个同等大小的城市都要多。所以梅丽莎婚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家搬到郊区，远离这里的乌烟瘴气。你一个人在那边，不害怕吗？人们问她。问这问题的通常都是女人——远在兰伯顿的母亲、姐妹，已经绝经的姑母，或是和同乡结婚安顿下来的高中旧友。还有很多更糟糕的事情让人害怕。她如此回答，却绝口不提自己对婚姻本身的恐惧，这比从树林里跑出来的任何毒蛇和野狗都可怕。她担心有一天醒来时，发现身边睡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——当他咬着牙不讲话时，她也会有这种感觉。他渐渐变得简单粗暴，这样下去用不了二十年就会把她赶走。更奇怪的是，说来也许好笑，他睡觉时会发出射击声，砰砰，砰砰砰砰，像小孩子举着假想出来的枪时口中发出的声音。他究竟在神秘的梦境中朝谁开枪？第二天早晨她打趣地提起此事，他只是哈哈大笑。这就是她托付终身的德克，一个性格憨厚的傻瓜，一个可以打着嗝不走调地唱完《星条旗之歌》、很爱轻轻地吸吮她耳后的男人。和特种兵在一起，你也得有些疯狂，这些名副其实的战士有三十七种徒手杀人的方法。

“啊哈。”他刚踏入房车就笑了，停下来查看门上贴着的八个月来

的作战任务。梅丽莎走上前，踮起脚，在他的脸颊上拍了拍。

“喝一杯？”

她已经在咖啡台上备好了酒具，盐巴和柠檬，两个酒杯，一瓶龙舌兰。一小杯就足以让人精神振奋。

“哎呀，”他笑了，像个舞伴一样红了脸，“我更想喝杯啤酒。不过让我先去冲个凉……”

他们朝相反的方向走去，他去浴室，她去厨房。房车里像个漏斗，回音很好，两人在屋子两端还可以轻松对话。

“一切看起来都很好！”他在浴室里说。

“理应如此。”她打开啤酒，切了四分之一柠檬，正在微波炉里加热的一盘玉米薄饼哗哗作响。“这八个月我什么事都没干，光打扫屋子了。”

“热水！”他在浴室里咆哮，“干净的毛巾！我亲爱的老天，黛而雅香皂！怎么感觉我走了六年似的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。”梅丽莎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，把两片青柠别到啤酒杯上，“我们真该好好聊聊。”

回到小窝，两人相互依偎在沙发上，她喂他吃了些玉米薄饼，喝了几口啤酒，随后她翻身骑在他的膝盖上，裙子巧妙地褪到胯部。

“回家的感觉怎么样？”她问他，两人的脸只隔着几英寸。

“感觉非常好。”

她直起身子，仔细地端详他。他红棕色的皮肤散发着淡淡的铜色光泽，身材更精瘦了，变得棱角分明。三年前，他们在她工作的律师事务所相识。那天德克带了个陷入酒驾麻烦的朋友过来，朋友和律师关着门议事，无所事事的德克便坐在前台和梅丽莎聊起天来。他的语速很慢，小心翼翼的，仿佛口里嚼着仙人掌似的。他竟来自瓦尔多斯塔，

更纯粹的南方。他身材高大健硕，枫糖浆似的棕色眼睛深邃迷人，下颌有小块的肌肉隆起。但是真正让她意乱情迷、给她带来无与伦比的喜悦的却是他的笑容，带着点郊狼的狡黠，他趾高气扬的神情就像一剂蒙汗药。她跨坐在他身上，摩挲着他的平头，抚摸他的脸颊，她认定他没有怎么变。但也许变得有点呆。有一点毫无疑问，他变老了一些，眼角出现了鱼尾纹。是不是海地让他以七倍的速度老去了呢？他才二十八岁啊。

“你瘦了。”她轻轻地揉捏着他的胸部和肋骨。他硬得像一根工字梁。“我们得把你养胖点才行。”

“求之不得呢。”

她的手游走到他制服衬衫的扣子上，像盗贼般灵巧地把它们拨弄开来。她的下身更加贴紧他的大腿，她能够感觉到下面的硬物顶到了自己，他在裤子里已经胀大到了极限——光是如此就已经让她开始呻吟。她的头脑彻底放松，准备着把自己掏空，意识融化成纯粹的感官享乐。

德克温柔地抓住她的手腕，把她拉开。

“丽莎，停下来。我们得谈谈，宝贝。”

“傻子才谈话呢。”她喃喃道，声音像喝醉了般含糊不清，然后又趴到他身上。

“不，听着，我是认真的。”这一次他坚定地把她从身上推开。她的耳朵里嘶嘶作响，仿佛有一根点燃的引线。刚才的激情和此刻的负罪感让她头晕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他不可能知道，那他是怎么知道的——

“今晚我们不能做。”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。他的语气中充满同情却不带任何感情，流露出那种对待好兄弟般的温柔，让她吓得不轻。“明天可以，我们从早做到晚都行。说实话，除了这个我什么都

不想干。但是今晚不可以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不能在星期六做爱。”

她的肺萎陷了——里面没剩一点空气，无法做出任何回应。她用喉头仅剩一点空气送出这句话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听我说，这有一点复杂。但有件事我要先说清楚，我仍然是你的丈夫，我爱你胜过一切。”

她开始感到恐惧，他从未这样说过话。

“在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，”他告诉她，“极好的事情，从某种意义上说。你不必害怕，我保证。你只需要耐心点，因为要花点时间才能解释清楚。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“德克，”她哭着说，“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

一开始她完全听不进去，他给她讲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，关于毒药粉和伏都教祭司，关于他是怎么加入了一个伏都教团体，还有个乱七八糟的什么仪式，以及一个叫埃尔祖莉的人。好像是人，又好像不是人——神灵？德克好像和她结婚了？梅丽莎觉得自己要吐了。

“你是说你结婚了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和神。在那里并不怎么稀奇。”

梅丽莎无法接受关于神的那部分。“但是你已经和我结婚了啊。”

“这一点从未改变。”他把她的手捏在掌心，“我知道你需要很多时间慢慢消化这些，但是请相信我，一切都照旧。我们仍然是夫妻，我依旧爱着你，我还是以前那个德克。”

她看着他：他的确还是以前的样子。正因如此，她才这么难过。

“如果一切都没变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做爱？”

“哎，只有星期二和星期六不行。这两晚我要奉献给她。”

“奉献给她？”

“和她在一起。和她睡觉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，和她睡觉。你是说和她睡觉？”

“某种程度上。这很难解释清楚。”

她觉得自己的大脑有一部分被切除了，是负责理性、逻辑和实际思考的那部分脑叶。她已经无法正常地争论了，接下来的两小时她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，听德克讲述他是怎么接触到海地伏都教的。起初只是任务的一部分，特种部队拉拢人心的标准策略——联系当地权力机构并与其合作。在海地，这意味着要去拉拢村寨里的伏都教祭司。结果德克却发现这个叫迪厄瑟尔的人竟是个摩西般的人物，隐藏在特种部队驻扎的偏远沿海村庄。德克近乎完美的法语使他成为部队与当地联络的关键人物，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，摩西就对这个年轻的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好感。

“他称呼我为他的儿子。”德克告诉她，“他说是神将我们聚到一起的。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在试探我，你懂吗？这家伙总有办法幸存下来，他从来不会站错队。但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和他之间，于是过了一阵我开始觉得，好吧，也许我该好好想想了。”

什么奇怪的事情？

梦，巧合，离奇的预言。后来经摩西提醒，德克揭穿了当地马库特^①给整个特种部队下毒的阴谋。摩西也因此彻底获得了德克的信任。之后德克开始参加伏都教的通宵活动，越陷越深。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入了教、得到启示，然后进入了那段神秘的婚姻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德克的声音开始模糊，梅丽莎抬头看了一眼钟，已经早上五点了。

“我们谈到的那个女人是个真实的人吗？”

“她是埃尔祖莉，丽莎，一个神，一个神灵。是伏都教的爱之女神。”

^①马库特（Macoute），又称海地国家安全志愿军。海地前总统弗朗索瓦·杜瓦利埃为巩固权力所建的准军事组织。

“但是你刚才说有个女人穿着婚纱。”

“唔，是的，她下凡，借用了庙里一个姑娘的身体，这是伏都教的传统。她借用了这个姑娘的身体完成仪式。”

梅丽莎颤抖着，硬着头皮继续问：“那么，在你结，结婚之，之后，有没有，那个，做爱？”

“嗯，没有。算有也算没有。这很难解释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更像是神交。”

梅丽莎翻了翻白眼——他刚刚难道不是说了个最没说服力的借口吗？她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德克，该死，这八个月来我一直都辛辛苦苦地做一个称职的军人妻子，现在你告诉我，你，你居然告诉我，哎……”她发现自己讲不出那个字眼，“你在那边究竟有没有和其他女人做爱？我是指活生生的人，真正的人，或者其他东西，管他什么东西。”

“当然没有了，宝贝，不是那么回事。”他把她的脸蛋捧在手心，让她看着自己。她盯着他的眼睛，感觉像是看着两口清澈的琥珀色深井，看着他眼眸中微缩的自己。

“不会的。”他温柔地说，“你是我的唯一。这个世界上我只要你。”

天快亮了，乳白色的微光透过窗户射入屋内。屋外，鸟儿像成百上千个铃铛一样开始鸣唱，像播种一样任意播撒着音符。太阳刚升起，德克就从约束中解脱了。那天清晨他们做爱了，尽管并不如梅丽莎幻想了数月的那般激情澎湃。相反，一切如溪水般温柔地拂过两人，梅丽莎低声呻吟，德克倾力配合，带着甜蜜的、洞悉一切的、神秘的微笑。

刚开始只是在梦中。都是充满感官刺激的梦，他梦到自己在和两个女人做爱，一个白人一个黑人——德克将其归因于自己身处营地远离性事，加之被《阁楼》杂志激发的幻想。之后部队被派到贝内特参

与国家重建，德克游走于当地幸存的掌权精英之中，包括神经兮兮的市长、有成为希特勒潜质的议员、毫无男子气概的天主教牧师，以及最后一位，迪厄瑟尔先生，当地有名的伏都教祭司。摩西盛情接待了这个年轻的中士，仿佛接待的是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本人。他邀请德克到铺有茅草的寺庙屋檐下乘凉，喝着咖啡畅谈局势，从混沌的国际局势聊到日益棘手的地下阴谋。这是最基本的外交手段，用来拉拢人心。德克已经可以得心应手地在法语里加入朴实的克里奥尔俚语了。聊天时，他注意到画在墙上的伏都教众神，其中有一个头上长角，尾巴似鱼，有一点人形，有点像苏斯博士嗑了药以后笔下的形象。几条蛇成双成对地盘在寺庙中央的柱子上，活像一条条镶上了霓虹边的 DNA。在部队里，伏都教已经成了口耳相传的笑话，伏都伏都伏都，成了他们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遇到的一切新鲜之事的代号。突然，摩西笑了，友好地拍了拍德克的膝盖，对他说：

“埃尔祖莉女神很喜欢你。”

然后他开始进一步描述在德克梦中生龙活虎的那对美人——黑美人是埃尔祖莉·丹特，白美人是埃尔祖莉·弗雷达，是爱神的双子化身。一星期后，队伍去山里侦察，德克和战友在一个村子里歇脚，村里有一个老妇人，声称看到了两个埃尔祖莉在德克身边。这个老妇人比普通人矮，像个古怪的蓝精灵，耳垂上有个豁口，脖子上挂着一串莫名其妙的非洲玩意儿，有护身符、带瓶塞的瓶子和粗麻布香袋。她的嘴像喷雾剂一样吐着克里奥尔语，大声嚷嚷着这对德克来说是个好兆头，两个埃尔祖莉！意味着他的左右脑很平衡，人也招人喜欢。这个消息在市场上像一束火花，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，blan sa-a se moun voodoo li ye！这个白人男子是个伏都教徒！

“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？”梅丽莎问，“那些梦。”

“有时候她们十分性感。我说的可是春梦。”

“德克，这太恶心了！”

“嘿，我是实话实说，宝贝，就是轰轰烈烈的性爱。足以焚烧真相的欲火，就像和你做爱那样。”

“嗯，是吗。得了吧。”

“我们昨晚不是推心置腹地说清楚了吗？”他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自大。倒不是说他回来后没有任何改变，现在的他比以前更体贴，更懂感恩，也生出从前没有的耐心，大男子主义的态度也缓和了。这段关系一直是她付出得比较多，牺牲自己的骄傲迎合他的脾气和心血来潮，只有在浴室里才能放声大哭，发泄压力。然而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一起生活了八个月之后，德克回来以后比以前温柔了许多，懂得珍惜家中的爱人。但那些梦还是困扰着她，她感到一股力量渗透到她的意识中，掌控着她的思想，然而她看不到也无法理解。所以她们能看透你的心思？她忍不住好奇。她们能潜入你的大脑吗？

“不管怎样，”德克补充道，“她可能也会出现在你的梦里。”

梅丽莎觉得毛骨悚然。“我可不这么觉得。”

“也许不会，但通常都是这样。现在我们都产生联系了。”

那么詹姆斯呢，他也产生联系了吗？他每隔几天都会在工作时打电话来。“就是关心一下，”他永远都这么说，“关心下我的女孩。”“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，”他告诉她，“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做朋友。”

“当然，詹姆斯，我们可以做朋友。”

“那你和我说说他对你好不好？我知道一个伞兵回家后可能会变得很粗暴，如果真的是这么回事，我只是希望你知道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”

“非常感激，但是我的丈夫对我很好，谢谢你。”

“如果你想找人聊聊，我们都可以在午餐时碰个面，或者去喝一杯，

只要你愿意……”

去打仗本就注定了他们的生活会被搅乱，不是吗？可现在隐忍着维持着一切的还是她，倒不能说是在伪装，只是挣扎着想要维持原状，明明内心煎熬得像个高压锅，却只能强颜欢笑。德克用旧桃花心木衣柜做了个祭坛，放在次卧里。“这样有人来时你就可以把它关上，”他向她解释，“我不希望让你尴尬。”祭坛里塞满了各种奇怪的东西，好像一个摇摇欲坠的出售二手货的微型后院：饰品、香料、银梳、刷子、糖果、小瓶香槟和利口酒，以及一个圣母马利亚的石膏像。衣柜门的内侧贴了两张看上去很廉价的圣母像，一位黑色皮肤的圣母，脸颊上有疤，另一位是白色皮肤的圣母，一把镶满宝石的利剑穿胸而过。每到星期二和星期六的日落时分，他便在祭坛上点亮蜡烛，燃上几根熏香，用手提音响播放伏都鼓的磁带，一时间杂乱无章的非洲节奏便响彻四壁，像世界上最严重的偏头痛发作一般。他们会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可当雷诺或莱特曼^①刚开始喋喋不休时，他便亲吻她的脸颊，甜蜜地说声晚安，然后轻轻地穿过起居室走进次卧。

我可以去参加奥普拉脱口秀了，梅丽莎心想，我生命中的另一个女人是个伏都女神。她越来越觉得是自己的罪孽导致了第三者，以前做过的每一件坏事都报应回来了。伏都，现在就住在她的房子里：作为一个曾经的浸信会教徒，她知道他们会怎么说。丢掉心中的恶魔！撒旦在你身后！投降才是获得救赎的关键！这儿是圣经地带^②的中心，宗教信息以各种形式传播着：有鸟鸣般的甜言蜜语，也有乡下人口齿不清的传道，还有带领着众人呼喊口号。心志不坚定的人往往发现自己被各种信号轰炸着。梅丽莎此刻生平第一次有了同样的感受，尽管真正的宗教仍让

①二者皆为美国深夜脱口秀主持人。

②美国南部深受基督教基要派影响的部分地区。